

是夜之繁華困住了你陳年的寂寞還是
你不甘沈寂於夜之繁華
到底你還是寂寞的！

再見了
陌生的女孩

洋洋

我看到你帶著一身的疲憊，漫步在幾許街燈的馬路上，低頭望著地上的沈寂，無奈地搖晃著那長滿長鬚的皮包；不管那過去的時刻是多麼地令人興奮，現在卻是一陣無從消解的寂寞，也許只有這個時候才能讓你呼吸到真正夜裏的空氣，也許在這別人正要休息的一刻，你才真正的感覺到，把握到你自己的生命。

看到你，令我想起了我自己。二年來，我很少真正的想到自己，更很少真正的剖白自己。不論別人，至少在我的心目中，你還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子；是生活剝去了你活生生的自我，而我卻被自己活生生的剝了。今夜，我默默地看了你三次，是那麽短暫的一瞥，卻帶給我無限的悔恨和痛苦，然而這些痛苦和悔恨，在我的心目中依然是最值得懷念，最值得惦記的。雖然，我也和你一樣，用生活封閉了我那陳年的寂寞，現在你的影像溶化了我內心的蠟，讓我有機會再度地看清了我自己。對你，陌生的你，我不必有所隱瞞，也許說出來你會笑我傻，不過，不管如何，我也想告訴你，二年來我的寂寞如今已釀成了一壺陳年的美酒，流注在我的心房，每天這個不斷的酒河，總是靜悄悄地散佈在我的身體，隱隱

約地刺痛著。也許在別人的眼中，我是要比你幸運許多，可是無論如何，生命本來就包含著無數難解無奈的痛苦，快樂總是像微風拂面似的，痛苦卻常常刻骨銘心。而我們所能做到的只是逆來順受，在生活中求解脫，讓這些刺骨痛苦埋藏在陳年的寂寞裏。在無限的罪惡中。

現在我想告訴你，用你的心火溶化你那封閉陳年的寂寞吧！勇敢地迎接那些未來的，那些不能逃避的！今夜，我真想走近你，緊緊地握住你的手，讓街燈伴著一對沈寂的脚步，訴說一些內心的話語，然而卻又害怕你對我這個陌生人感到無比的驚訝和惶恐。也許你並不像我想像中那樣的孤寂，那樣的哀愁，也許生命對你是相當厚待的，可是我還是不能壓抑著我內心中想要告訴你的話：一個人有靈魂固然不錯，但是我不能不說它是一切痛苦的根源，沒有它未必不是幸福。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瞭解，不過不管如何我是不會失望的，對於人與人之間的瞭解我一向是不敢太過於奢求，到底我們還是陌生的，是嗎！再見了！你我心靈的話題，再見了，陌生的女孩！



廁坑裡
仙成禮
作成康端川
譯蕪荒

事件發生在很久以前，嵐山的春天——

幾乎所有住在京都的潤太太、潤小姐們，還有花街柳巷的歌女以及名妓們，皆穿著花枝招展地看櫻花來了。

「真對不起，請借用廁所一下好嗎？」
淑女們佇立在饅饅的農家門前，羞赧地微偻著腰。但轉到後面一看，那只不過是用草席臨時搭成的小棚房——而每當草席在春風中飄舞時，京都的淑女們都縮著身子在打抖。

「哈哈！哈哈！」孩子們噱笑的聲音也跟着傳至。

小百姓看到淑女們這般的窘態，就動腦筋蓋了間還不算很差的廁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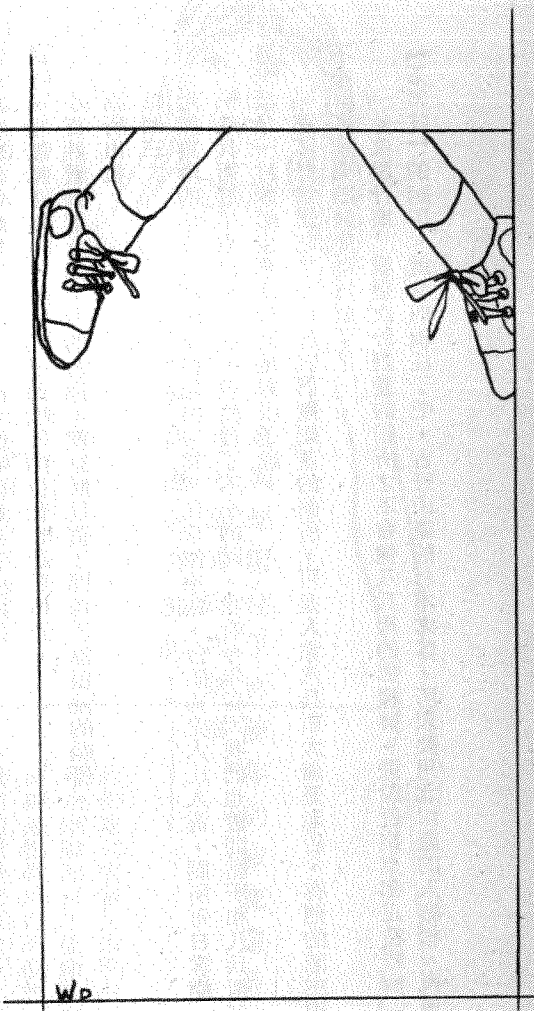
廁所出租

每回三文

用黑黝黝的字寫塊招牌懸掛起來。當賞花季節來臨，放眼盡是人山人海，廁所每日客滿，主人很快的就發了大財。見怎樣？」村芳頗羨慕八兵衛地對妻子說。

「那不好意思吧？譬如說我們剛剛蓋的廁所，可是人家八兵衛大爺是老店，有他的老主顧。我們是新店，要是客人不來，不就要賠錢變得更窮了？」

「妳亂說什麼？我這次計劃蓋的廁所才不會像八兵衛的那樣。據說近來京都正在時興「茶道」，所以我打算蓋個「茶席式」的廁所。就拿四根柱子吧，吉野山產的杉木太櫛，所以要用北山產的入節杉。再用香蒲草做天花板；另外用



蛭形的鈎釘掛上「吊釜」用的鐵鍊，讓客人在大便時能緊握加力排便的握把。妳看，我想的很妙吧！窗戶呢，用低至腳背間橫列的座地窗。踏腳板則用櫟木的圓輪塊塊。遮擋板特別選用薩摩杉木。茅坑周圍要鑲上白蠟木框，廁所大門用長條檜木，外加白竹做夾樑。廁所頂用杉木書皮，拿青竹子做鎮木，繫上藤草製的繩子，完完全全是「大和式」的標準式廁所。放木屐的石板用「駁馬石」，邊邊兒擋上方眼塊形的青竹籬笆。洗手盆改用橋樑式的，再配上別緻的赤松，不管是千家也好，遠州也好，有樂也好，逸見也好，我都要全部包羅無遺……。」

妻子聽後臉色都變了，兩隻眼睛瞪得大大的。

「那要收多少錢呢？……。」
之後，村芳七拼八湊，東借西挪，總算在櫻花期前，蓋好了一所與眾不同的廁所，連招牌也是請廟裡的和尚寫了一手道地的毛筆字：

借租廁所

一回八文

雖然有些是來自京都的淑女閨秀，也許怕太過浪費將遭受天罰吧！只好既羨慕地來看看就算了。妻子見着這種情形即敲敲「榻榻米」嚷着說：

「你看吧，就像我說的，我不早說過不要修嗎？花了那麼多的錢，這樣下去怎麼得了？」

「妳別吵別叫！明天，咱到客人那兒去轉轉，客人馬上就會像『蟻那樣排着隊來。妳明天也起個早，給咱做好便當，我只去轉轉，一定會問庭若市的！」



「喂！孩兒的媽，我這生所做所為，妳老是挑毛病，說我做夢，異想天開。但是今天可要讓妳看看，咱只去顧客那兒轉一圈，一定會有千萬個客人來。如果糞坑排滿了，妳得暫時掛上休息的牌子，拜託鄰家的次郎兵衛，給挑走一兩擔的。」

妻子覺得好奇怪，說是到客人那兒轉轉，難道是到京都每條街上大喊：「租便所、租便所嗎？」正皺眉擺頭胡思亂想之際，很快的就有八文錢投進錢箱裡來，有一位千金小姐入廁了。自此之後，出出入入，接二連三，借便所的人綿綿不斷地來。妻子一邊兒很驚異，一邊兒瞪着大眼照顧生意。不一會兒，就已經掛起暫時休業的牌子，匆匆忙忙地挑走糞便——終於，到天暗時，租便所的錢賣上了八貫文，挑走的糞也有五擔之多。

「是什麼大老好喇！難道我的丈夫是文殊菩薩下凡？他說的夢話，有生以來，第一次真的實現了呀！」
妻子喜氣揚揚，買好了酒等着丈夫回來呷。然而這時候，可憐的丈夫的屍體却被抬着回家來。

「在八兵衛大爺的便所裡，想是犯了疝氣死的啊！」
村芳離家後馬上付了三文錢，就進了八兵衛的便所裡去，從裡邊插上門門，只要有人想開門，他就：「啊咳！咳！咳！」地咳起嗽來。終於咳得連聲音都咳不出來。在漫漫的春天裡，也許蹲得連腰都直不起來了吧！
京都的大人先生們聽了這事件後說：

「那真是一位多麼風流落拓的人哪！」

「天下第一懂得『茶道』的人喇！」

「是日本有史以來，最別具風格的自殺呢！」

「廁所坑裡成仙，南無阿彌陀佛！」
大家同聲齊口，沒有一個人不讚揚的。